

发现西部

杨
铨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发现西部

杨
镰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现西部/杨镰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 7

ISBN 7-228-05908-5

I. 发… II. 杨… III. ①科学考察—西北地区—文集②生态环境—研究—西北地区—文集 IV. K9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7437 号

出版者: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电话:0991—2825887 邮政编码:830001

印刷者: 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者: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本: 1/32 850×1168

印张: 14.25

字数: 330 千

版次: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27.50 元

天涯并不遥远(代序)

1968年3月,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革命尚未成功”,“老三届”中学生们已经陆续离校。有个北京人大附中“毕业”的青年,将去新疆哈密位于天山北麓的军马场“接受再教育”。在派出所办户口迁出北京的手续时,民警一愣。“哈密?哈密在哪儿?——天涯海角?”他问。但谁也回答不了他的问题。另一位家长讲了个笑话:邻居孩子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几年后回来探亲,父亲打开门一愣,问:“老大爷,您找谁?”办完手续,刚刚从学生变成“知青”,他就后悔了。——这个青年就是我!

关于33年前的那个3月,我记得的东西并不多。但记忆犹新的是,天一直阴着,如同今年3月。行前,我向父亲的挚友冯至伯伯告别。听说我去新疆,他什么也没说,叫老保姆李妈用热毛巾闷湿并轻轻揭开“红卫兵”在书柜贴的封条,取出一本竖行繁体字的书送给我。——这本书就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自传《我的探险生涯》。

就这样,我怀揣《我的探险生涯》(又译作《亚洲腹地旅行记》),来到了遥远的“天涯”——新疆哈密。

在新疆十几年,我做过“牧马人”、农工、保管员、教师……其间还晕晕乎乎地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身份,当了三年的

“工农兵大学生”——“开门办学”，“斗批改”，“学朝农”……由于我的劣根性，总不合时宜地把“学生”与“读书”联系起来，叫人拿我炼了整整三年的钢铁！

在新疆十几年，不论我的处境如何、心情怎样，赫定的书一直陪伴着我。就这样，我一边实践，一边将书中所写消化吸收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中。赫定来新疆探险考察比我要早七八十年，我们隔着三四代人。但我总是觉得，就是他——这个异国前辈，在分享着我的喜怒哀乐，分担着我的苦闷忧伤！

70年代中，我们“开门办学”去了一趟新疆南部，塔里木的广袤苦寂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曾暗暗发誓：这是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南疆了。正是在从库尔勒到轮台的翻浆路上，我才知道事实上自己离开赫定有多远。因而我在途中发的另一个誓就是：我要重头开始阅读《我的探险生涯》，重新认识自己！

80年代初，一切都改变了。我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录取，回久违的家乡北京，从事我热爱的古典文学研究。新疆、塔里木，应该都像恶梦醒来时的背景，马上忘个干净。也许命运喜欢让人感到意外吧，事实偏偏不是这样。从回到北京，新疆就成了我的精神支柱、生活基础。

于是，自1983年起我又一次次回到新疆。

至今，不止天山以北的准噶尔：哈密、军马场、乌鲁木齐……哪怕是发誓“再也不去”的南疆塔里木，我也已经来了十几遍。我曾三次踏上漫长坎坷之路，环游考察塔里木，六次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多的时候，一年间我四次往返于新疆—北京。我的“三河探险”——考察塔里木河、和田河、孔雀河——已经持续多年，而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也看破了一本又一本。我希望能重走赫定走过的塔里木之路；希望给读者提供一整套供当代读者阅读的中文本的赫定探险纪实作

品。这两个“愿”一直在认真地还着。

就像一个目的地不明的“游方僧”，我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云游。桃红柳绿的大漠孤村唤醒我珍视生命的情感，风情万种的“巴扎”（民间集市）酝酿着我心底的波澜，塔里木河的“桃花汛”打湿了我褴褛的衣衫，玛扎塔格的原始胡杨林寄存着我痴迷的企盼。我日复一日，走向遥远的地平线；我年复一年，记诵着动人心弦的诗篇。

中国西部是一部打开的大书。我是它忠实的读者，热情的宣传者，倾心的注释者，无条件的崇拜者。面对西部这本古老深邃的大书，一个人的一生太短暂。可白发青灯，皓首穷经；集腋成裘，聚沙成塔，这就是我的选择！

从一开始，我就把自己的关注集中在人和生存环境这个宏观题目上。塔里木人的命运，中国西部的历史使命，始终是我思考的症结。我用小说、纪实文学、考察报告、论文、专著，陆续表达了我的所见所感。但就像赫定一样，总感到探险考察纪实，才是我得心应手的文体。在《荒漠独行》出版并受到好评后，我又写出了《最后的罗布人》。同时，我和有共同思想基础的学者们，编译了“西域探险考察大系”、“探险与发现”等丛书，编写了“中国西部探险”丛书。“中国西部探险”丛书的第一辑已经出版了，我们正在编写它的续编。这些努力是否达到了我们期望的深度，这要由读者来评定。但我前面的路还很长。近二十年前我写过一部中篇小说，名叫《走向地平线》。实际我一直处在走向西部地平线的旅途中，一直是一个没有带地图、但目的地明确的远行人！对这样一个人来说，天涯并不遥远！地平线始终在眼前！

……眼下我正在收拾行囊，就像33年前一样。但这次我是要到罗布荒原去，去探访“梦幻之都”——楼兰古城。此行将是新的开始，我期待着与众多关注西部，关注西部开发，关

注西部生态环境的朋友们一起,相逢在西部的荒漠、戈壁、绿洲……

目 录

1/ 天涯并不遥远(代序)

世纪之谜

- 3/ 走进西部
- 25/ 生死大漠
- 35/ 世纪之谜
- 61/ 一个游移的湖与一个执著的探险家
- 80/ 经行者的丝绸之路
- 96/ 斯文·赫定的探险生涯
- 106/ 喀什噶尔的情结
- 124/ 云游塔里木
- 137/ “小河”之谜与新疆考古探险
- 151/ 探索者的西部
- 160/ 光荣与梦想
- 175/ 最后一个“独行侠”
- 191/ 喀什噶尔:回忆与思考

秘境寻真

- 205/ 古道觅踪
- 217/ 守望绿洲家园

229/	走进梦幻之城——楼兰
238/	楼兰的发现
245/	寻找罗布人失落的世界
255/	塔里木神秘话题——新疆虎
260/	黑戈壁的秘密
269/	失败者“凯旋”
278/	松树塘随想曲
285/	塔里木河的故事
294/	生死塔里木河
306/	罗布泊探险考察一世纪
337/	敦煌的发现

走向地平线

355/	西部启示录
370/	人在天涯
381/	流放的诗人
416/	回到乌鲁木齐:感受四季
437/	青春债
444/	探险,从西部开始(代跋)
449/	后记

世纪之谜

走进西部

19 世纪的最后十年,新疆塔里木地区的首府喀什噶尔有一个外国人的社交界,它包括了诸如外交官、传教士、探险家、职业情报贩子、商人、旅行者和其他从不同角度对中国这个边远省份感兴趣的人物。1894 年炎热的初夏,在喀什噶尔的外国人当中最激动人心的话题就是:法国杜特雷依探险队在人烟稀少的青藏高原到底出了什么事。

杜特雷依·德·莱因斯是法国地志学家,受法国国家教育部委派于 1890 年前往新疆与西藏。但 1893 年 9 月 3 日离开车尔臣(即今且末),进入阿尔金山—昆仑山的崇山峻岭之后,就失去了踪迹。关于他们下落的各种传闻在喀什噶尔不脛而走。当人们突然意识到:这不再是茶余饭后的谈助或渲染中国西部神秘、危险的佐料,而是攸关性命时,关于组织人力寻找(或说救援)杜特雷依的种种设想开始付诸实施。这时,正巧有一个因考察了波斯及俄领中亚而小有名气的年轻人路经喀什噶尔。开始,他只是认真听取关于杜特雷依探险队的各种传闻,但很快就作出决定:要在新疆停留下来,参与寻找那在青藏高原处女山中销声匿迹的探险队。

——他就是年仅 29 岁的瑞典人斯文·赫定。

正是由于这个久已被人遗忘的插曲,才使斯文·赫定这个

名字与中国西部：内蒙古、西藏、甘肃，特别是新疆，再也不曾分离。

—

1865年，斯文·赫定诞生于瑞典首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家庭和早年经历并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与众不同的，是他对所处时代的独特感受。

……那正是为19世纪地理大发现的热浪吞没的期间。西方地理学界，也许可以说是整个知识界已向地图中的空白点宣战，征服极地的船队一支支驶出港湾，单枪匹马的无名之辈，因为测绘了一条热带雨林中的河流或标明某个处女峰的海拔高程，可以一夜间扬名天下。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学探险小说早已打破国界，英国探险家利文斯顿、美国记者斯坦利笔下的非洲，像他们的探险活动一样广为人知。而组织对探险队的救援，几乎与探险本身一样令人热血沸腾。解救、支援丹麦北极探险家的几个梯队的先后启程，受到整个北欧社会的关注。呼吸领略了这样的氛围，使斯文·赫定对未知世界有一种执著的迷恋。所以，当19岁时（中学刚毕业）获悉有机会到遥远的巴库做家庭教师，他就毫不犹豫地踏上了离乡之路。这一机遇的背景，是瑞典实业家诺贝尔（即“诺贝尔奖金”的创立人）在俄国获得了开采石油的特许。家庭教师工作结束后，他以所有薪金为路费，到波斯及中东进行了首次考察旅行。

1886年秋天，斯文·赫定进入大学学习。学习期间，曾师从于一些当时著名的学者，但对他影响最大的，首推柏林大学的地理学教授李希霍芬。

李希霍芬男爵本人就是亚洲的探险家、旅行家,几乎走遍中国各行省,并到过台湾(1895年),著有巨著《中国》。李希霍芬对新疆有着特殊的兴趣,附带提一下:今天家喻户晓的名词“丝绸之路”就是他首创的。

1890年4月,斯文·赫定再次踏上远赴中东的征途。作为瑞典王国外交使团的翻译,他圆满完成了任务,并在国王的支持下,开始了他在亚洲的第二次探险旅行。这次他将横穿亚洲腹地。离开德黑兰就一直向东,进入俄国后,又继续向俄领中亚前进。1890年12月,他由俄国的奥什(又译为奥希、鄂斯)进入中国新疆省,经亮噶尔前往喀什噶尔。2月14日,抵达中亚名城喀什噶尔。喀什噶尔曾被浩罕汗国的冒险家阿古柏占据达十余年。1877年才为清军收复。在此行的路线图上,喀什噶尔只是斯文·赫定中亚之行的极东折返站,尽管如此,短暂的喀什之行给他的一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除俄国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和英国青年马继业(即乔治·马嘎特尼),在喀什噶尔居留期间他还结识了英国军官、探险家荣赫鹏(即杨哈斯本)。时过30年,斯文·赫定在其《我的探险生涯》(又译为《亚洲腹地旅行记》)一书中,还真切地回忆起与荣赫鹏、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索尼巴克(意为“中国花园”)中的初次会见;而荣赫鹏则指出:眼前的这位年轻人具有科学探险家的全部素质。尽管荣赫鹏后来成为英国入侵西藏的谋主,但这一评价应该说是颇具穿透力的。

1891年1月初,斯文·赫定离开中国边境,返回瑞典。他在伊塞克湖东岸的已经命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克”的小城,祭扫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坟墓。俄国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是中亚探险的先行者之一,两年(1888年)再次赴中国首途时死于此处。以后的实践证明,无论在对罗布泊历史位置的考证及对西藏的探索,斯文·赫定都比这位长眠于湖畔的听涛人走

得更远。

1893年10月16日,斯文·赫定又一次离开故乡,前往亚洲。1894年2月进入帕米尔地区,并在慕士塔格山脚下住了一段时间,曾试登这个名副其实的“冰山之父”。同年5月1日,再抵喀什。当他决定留在中国西部,而不像上次那样匆匆离去时,杜特雷依事件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失踪一年的杜特雷依的助手格伦纳特和维吾尔族向导帕皮巴依死里逃生回到喀什噶尔,向公众揭示了杜特雷依及其探险队的命运。

进入阿尔金山之后,杜特雷依一路向西南方前进,在无人地带艰苦备尝,终于到达青海藏区,并踏上了拉萨的北大门——那曲,却遭到了灭顶之灾。一开始是达赖喇嘛传下谕旨,下令阻止杜特雷依前进——他无意会见这些不速之客。他们无计可施,被困阻在长江江源地区。一天,在雨中,他们向一户藏民要求投宿,未被接纳,便命随行的哥萨克卫兵砸开院门,硬冲进民宅。次日清晨,杜特雷依发现两匹马被盗,于是便强夺了藏民两匹马充数。此行才走出不远,就被200余名愤怒的藏民追上。格伦纳特曾力图用担架把腹部受伤的杜特雷依抬走,但藏民抓住了他,拖了7英里,投入长江的激流。

为了怕遭到报复,格伦纳特和残众逃到玉树著名寺院拉布寺藏匿。到次年夏季,失去队长的格伦纳特才回到巴黎。法国政府及学术界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调查,结论是公正的:这一悲剧是由于探险队无视当地居民,才酿成惨祸,应自负全部责任。

至此,杜特雷依已不再需要寻找和救援。但斯文·赫定并没有改变他要留在新疆的决定,并于1895年2月17日他30岁生日之前两天离开喀什噶尔,走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其遭际很快就表明,这次需要求援的正是他自己。关于杜特雷依及其探险队的命运及功过,那只能是另一篇学术论文的题

目,然而从此后40年间斯文·赫定在新疆、西藏的探险活动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从杜特雷依的遭遇中吸取了受用终生的经验和教训。他在漫长艰难的旅途中,必不可少的一条就是依靠当地群众,可以说,他一生中许多重要考察与发现都与其这一特点密切相关。

斯文·赫定这次由叶尔羌河畔横穿沙漠抵达和田河(即今和田河)的探险被称为“死亡之旅”。他大概是中外探险家中惟一做这种在沙海中由东及西的踏勘的。由于经验不足、条件恶劣,他几乎陈尸沙海,经过苦苦支撑才获救于正巧路经和田河畔的一支骆驼队。《亚洲腹地旅行记》中有关此行的章节,是全书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段落之一。

1899年,斯文·赫定在瑞典国王及诺贝尔的资助下,在新疆进行了第二次考察探险。1900年,由于一个偶然机遇,他发现了楼兰古国时期的重要遗址,并直接导致了1901年发现楼兰古城,此举使那幻影一样湮灭十几个世纪的古国复显于世,因而举世皆知。在此之前,赫定虽然也发现过丹丹乌里克(据说含义是“象牙房子”,即所谓“塔克拉玛干古城”)、喀拉墩等古遗址,但楼兰古城的发现,最终确立了他作为一个探险家的世界性声望,为近百年来的丝绸之路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后的英籍匈牙利人奥利尔·斯坦因是以追踪斯文·赫定的足迹来展开自己的探险活动的,他步斯文·赫定后尘,发掘了丹丹乌里克、喀拉墩,他是手执赫定绘制的地图走进楼兰古城的。一般来说,斯文·赫定只是“发现者”,这是其考察探险的又一个特征。

1907年斯文·赫定第四次来华,他的主要目标是西藏。他比普尔热瓦爾斯基、杜特雷依都幸运。不知什么原因,拉萨简直使普尔热瓦爾斯基着了魔,他倾毕生精力,希望能进入西藏,但他从未能踏上拉萨的大地,瞻仰布达拉宫的姿容。他最

大的愿望是置身于朝拜布达拉宫的虔诚信徒行列,但他使出浑身解数,也只能在 130 英里之外遥望目标。斯文·赫定则不但在西藏作了考察,有重要的地理发现,还成了班禅额尔德尼的座上客,为札什伦布寺所接纳。

此后,斯文·赫定转向中东和其他地方作探险旅行,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是他一生事业的低谷。

二

斯文·赫定再次踏上中国的大地,已是 1926 年的冬天。他再次来华的初衷,是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为开辟欧亚航线(上海—柏林)作一次横贯中国内陆的考察。重访自己建功立业的大地,使赫定激情难抑,他将自己一本新书命名为《回到亚洲》。这书名看起来平淡无奇,但实含沧桑之感!

这一次,他不是单枪匹马前往中国,而是带来了一支由瑞典人、德国人及丹麦人组成的探险队。但考察还在筹备中,就受到北京学术界的一致反对。应该客观地说:斯文·赫定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五四”运动后形成的中国知识界所具有的现代意识、民族精神与科学、民主思想,忽略了辛亥革命十余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

经过近六个月的谈判,斯文·赫定终于与北京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就即将进行的考察达成了协议。协议的最重要部分是:中瑞双方共同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①,而这次新的探

^① 有些文章称其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1992 年我们曾就此当面向该团团员、北京大学教授李宪之请教,李先生回答:当时的确定名为“考查团”,并有团旗、公章等为证。以下各文不再逐一注明。